

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词汇问题举隅^①

◇王铭宇^②

提要：明末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于 1583-1588 年间编纂的手稿《葡汉辞典》，或为我国本土首部外汉双语词典。本文试从词汇角度，就该词典中的宗教词汇、方言词汇和官话词汇等问题进行细致分析，认为《葡汉辞典》记录了杂糅着闽粤方言的明末南方官话，其汉译者应为闽南语母语者，明末官话的基础词汇已与现代汉语通用语词汇相差无几。

关键词：官话；通事；手稿词典；耶稣会士

一 引言

明末入华耶稣会士罗明坚 (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利玛窦 (Matteo Ricci, 1552—1610) 编纂的手稿《葡汉辞典》(以下简称《辞典》) 可能是迄今所见存世文献中第一部欧洲语言 (葡语) 和汉语 (官话) 对照的双语词典，其罗马字注音系统或为欧洲人用西文为汉字注音的首次尝试。《辞典》手稿最初由意大利汉学家德礼贤 (P. D' Elia) 于 1934 年在耶稣会罗马档案馆发现，认定为罗明坚和利玛窦所著，大致完成于 1583 年至 1588 年之间。这份编号为 “Jap Sin I, 198” 的手稿档案共 198 页，自 32 页至 156 页属葡汉对照词表，其余为语言学、神学和科学笔记。2001 年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等机构联合影印出版手稿的 32 页至 169 页并以《葡汉辞典》名之。^{[12] (P85-86)} 其后曾有学者对《辞典》的作者或年份提出质疑，但学界仍多援引德礼贤所言，惯称之为罗明坚、利玛窦《葡汉辞典》。

这部词典首次建立的注音模式，是为其后汉字注音系统之滥觞，前

① 本文属国家语委“十二五”科研规划 2013 年度委托项目“汉语译词用字问题研究”的部分成果。项目编号：WT125-60。

② 王铭宇 (1973—)，女，天津人。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词汇学。

辈时贤多将其奉为重要的音韵材料用以考证明代官话音系。杨福绵(2001: 99—145)梳理出该词典的注音系统,进而论证罗明坚和利玛窦时期(晚明万历年间)的汉语官话,并非以北方的北京话为基础,而是以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方言为基础。当然,明代官话是否以属江淮方言的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问题,学界的认识仍莫衷一是(参见鲁国尧等)。^[4] (P337-358)、^[9] (P47-52) 本文不拟再从音系的角度来研究这部词典,冀从词汇的角度延展和深挖这部词典的文献史料价值。也就是说,《葡汉辞典》作为珍贵的文献资料对于近代汉语词汇研究有何意义?可否从词汇的角度对明代官话的基础方言问题提供一些佐证?诸如此类的相关问题均值得深入探讨。迄今为止,有关《葡汉辞典》的词汇研究鲜有成果问世,此前有学者稍事涉及,如杨福绵(2001)试从《葡汉辞典》词条中抽样并归纳出一些词汇语法特点,但蜻蜓点水,未及深入。^① 董少新(2008: 407—434)从《葡汉辞典》中提取出100余条与医学有关的词语,亦止于简单罗列。本文则拟从宗教词汇、方言词汇和官话词汇三个全新的视角深入考察《葡汉辞典》的词汇语料特征,尤其将就该词典编纂者的身份以及明代官话的基础词汇问题提出一些新的意见。

二 《葡汉辞典》的编纂特点

《葡汉辞典》从编排上可分出葡语条目、罗马字注音和汉语条目三栏(仅第31—34页分为四栏,第四栏为意大利语翻译)。《辞典》共收入6000余个葡文条目,按葡语字母顺序从aba da vestidura到zunir排序。可与葡语条目对应的汉语条目共5460余个,有540多个葡语条目未有汉语条目与之对应。显然,词典乃未完成且有待修订的稿本,这或许正是词典未曾出版印刷的原因之一。梅斯纳(2003: 191)认为《辞典》的葡语词条是在卡尔多佐(J. Cardoso)编写的《葡语—拉丁语辞典》(1569年版)的基础上辑录而成的。第二栏的罗马字注音,学界大多认同其出自罗明坚之手,而非利玛窦。^[12] (P87) 第三栏的汉字本文则认为应出自粗通

① 令人扼腕的是,因病重及早逝,杨福绵未完成其继续对《葡汉辞典》单项条目逐一探究的研究计划。

葡语的通事（《辞典》收有“通事”一词）之手。^①因罗明坚和利玛窦初入华埠，他们的汉字书写水平都难以达到如此连贯娴熟的程度。^{[10] (P12-17)}在《辞典》手稿的若干页当中，有个别后来添写上的汉字显得相当稚拙，仿若孩童习作，似应出自初学汉文的西人传教士之手，如第32页上的“裂”“开”“才”“地狱”几个字。

《葡汉辞典》首栏所记录的是距今400年前的古葡语，其中多条葡语词已难稽考或词义发生改变。从翻译的角度看，由于当时的通事水平有限，难以在葡语条目与汉语条目之间建立精准的对译关系，只求词义接近或粗通即可，如 *Abito defrade*（神父穿的衣服）被译为“道衣、法服”，*Botica*（药铺、杂货店）被译为“药”，更有500多个葡语条目干脆找不出中译。本文在重点考察汉语条目时，会以葡语条目的今译作为参考，而暂略去彼时的翻译是否精当的问题。

《辞典》的汉语条目包括单字、双字及超过双字的词或短语，有些葡语词条所对应的汉译是一个词，有些葡语条目则对应不止一个词，往往先是口语词（或为方言），之后为一个或几个与之同义或近义的口语或书面词语。反之亦然，如“烂赌钱的人、赌博之人”“法度、律、纪纲”“说谎、讲大话”“矮东西、贱”“宰猪牛所在、屠场”“不得闲、有事干、不暇”“近过他、再近些”“会做生理、善于贸易、会做买卖”“勇得紧、大胆”。正是这种罗列同义或近义词的释义方法，为我们下文的研究留出很大的空间。排除字迹漫漶难以辨认和重复的词语，《辞典》共可提取7000余个汉语词或短语，仅此一点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近代汉语多以晚唐以来的俗讲、语录、诗、词、曲、话本、白话小说为研究的材料和对象，而口语词汇（又说俗语、俚语）一直以来便是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的重中之重。《葡汉辞典》完成于明末万历年间，将这一时期归入近代汉语的下限似无不妥。^{[3] (P8)}且《辞典》为首部外国人编纂的外汉词典，完成的地点是在澳门或肇庆，记录下的应是鲜活而真实的南粤地区的通用语（南粤官话）。这些都说明，《辞典》是研究近代汉语词汇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

《葡汉辞典》既然可作为近代汉语词汇的研究资料，其资料的性质及

① 葡萄牙人最早与华人通商往来，在1553年之前，大多是通过第三者的中介而进行的，这些第三者称为“舌人”“通事”，又称为“通译”。^{[5] (P53)}16至18世纪活跃于澳门一带与葡萄牙人接触的这些人史称“岭南通事”。^{[8] (P45)}

针对性仍有待确认。杨福绵（2001：130）及其之后的学者多认为《葡汉辞典》所记录的是晚明官话，此说在《辞典》之外亦有佐证。罗明坚（1579 年到达澳门，1588 年返回罗马）和利玛窦（1582 年到达澳门，1610 年歿于北京）在华期间都谙熟汉语书面语和口语，且均有中文著述流传于世。利氏尤甚，他不但中文口语娴熟，而且用文言撰写了二十余部神学和科学著作。罗明坚和利玛窦在入华之初便认识到学习汉语“官话”的重要性，即只有掌握这种通用的语言才能与中国的文人士大夫交流，有关“官话”的描述在罗氏与利氏留下的文字档案中均有迹可循。如罗明坚在 1583 年写给罗马的阿奎维瓦神父的信中提到自己必须学习中国人称之为官话的宫廷语；利玛窦在其晚年用意大利语所写的回忆录中，使用了“官话”一词，他根据明朝官话的发音，将其拼写为 *cuonhua* [kuo xua]，这可能是这个汉语词首次被介绍到欧洲。利玛窦在其回忆录中强调了官话的重要性：“在各种语言中，有一种我们称之为‘官话’，或曰法庭语（*lingua forense*），它在正式拜会和法庭上使用。只要懂得这个语言，就可以在所有省份使用之。与此同时，甚至连儿童和妇女都会说一些官话，使得他们可以和其他省的人沟通。”^{[4]（P8-11）、[13]（P104）}《葡汉辞典》中亦收入“官话、正音”词条。

可以想见，罗明坚与利玛窦的初衷的确是要编写一部葡语和汉语官话相对照的词典。但就这部存留至今的《葡汉辞典》而言，它是否真如罗、利二氏所愿，其中文条目所记录的语言全部为当时通行于全国的官方语言？是否诚如杨福绵（2001）所言，《辞典》所记录的是以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方言为基础的南方官话？抑或为杂糅着南方方言的汉语大杂烩？汉语条目的翻译者到底为何方神圣？诸如此类，语料的真实面貌正有待层层剖析，进一步解明。

三 《辞典》中的基督教词汇

论及《葡汉辞典》的词汇价值，首先应关注其中的早期基督教词汇。《辞典》的编纂者罗明坚、利玛窦为明末首入华埠的基督教传教士，他们学习汉语的首要目的自然是尽快利用汉语传教布道。杨慧玲（2012：55）曾指出《葡汉辞典》中的新词远没有利玛窦的中文著作中的新词多，基督教词汇则更为少见，只收了 *Acertatousa*（爱众人）、*Alfayar*（抽分厂）、

Altar (神台)、Amostrar (指引教者)、Cruxuficio (十字)、Forneiro (面包铺)、Padeir (卖面包的)、Pao (面包)、Vagamudo (修道、游方) 等很少的反映基督教和西方事务的新词。

其实, 词典中另有涉及基督教义的词条由于翻译不当而未引起杨文的注意。在这些词条中掺入佛老词语似乎不可避免, 如 Igreja (教堂) 被译为“寺”, Santo (圣) 被译为“仙”; 译得较为贴切的, 如 Alma (灵魂) 被译为“魂灵”, Aibsmo (深渊) 被译为“地狱”。词典中一些关涉基督教义的葡语词条, 其汉语对译暂付阙如, 如 aguoa benta (圣水)、ajuda cristel (神祝)、batisomo (洗礼)、cristandade/cristao (基督教); 原本应列出的葡语宗教词汇, 亦没有出现, 如 abade (修道院长)、abadinho (小神父) 等。

《葡汉辞典》中最具史料价值的基督教词汇当属词条“因为廖师” (“廖师” 两字原均有口字旁, 代表译音) 和词条“天主生万物”。“因为廖师” 对应的葡语词条为 Por merce de Deus (汉语直译为“上帝赐福我”, 意译“托上帝的福” 则更为贴切)。“廖师” 显系葡语 Deus (源自拉丁语“上帝” Deus) 的音译词。对于讲官话的人来说, “廖” 是来母字, 声母转写为 /l/, 如何对应 Deus 的头字母发音 /t/, 是颇为费解的。王铭宇 (2011: 50) 认为“廖师” 应为“天主” 的闽南语音译词, 从开教早于澳门的马尼拉传入, 为马尼拉华人 (多为闽南人) 所创。这个音译词在《葡汉词典》中仅出现一例, 在之后中国本土印行的天主教义文献中更查无踪迹。“天主生万物” 对应的葡语条目为 Criador (现译为“创世者”), 其上还有一个条目为“生物”, 对应的葡语为 Criar (生、创)。《辞典》记录的“天主” 一词应是迄今中国本土所见作为基督教术语“天主” 一词的最早词源。经仔细比对, “天主生万物” 书写所用的墨水与《葡汉辞典》大多中文条目所用中国墨水不同, 但却与 1584 年 10 月 12 日罗明坚写给阿奎瓦神父的信所用的墨水完全一样。书写者起先把“天主生万物” 写在与葡语词条 Crestal comeais 对应的汉语词条的位置上, 之后又划去, 显然作者意识到自己将该词写错了地方。^{[12] (P521)} 我们可否据此作出如下推断: 上文“廖师” 为中国读书人所书, 与其他绝大部分中文词条有着书写上的一贯性; 而“天主生万物” 显系由西人后添上去的。即这部词典中先有“廖师” 对应 Deus (天主), 后有“天主” 对应 Criador (创世者)。也就是说, 葡语 Deus 先是被对译为“廖师”, 作为译者的通事很可能有着闽语的语言背景 (这一点和下文的论证遥相呼应), 而“廖

师”最终并未进入汉语基督教词汇，被代之以文雅经典的“天主”。与《葡汉辞典》手稿混杂在一起，由罗明坚书写的介绍天主教义的短文或笔记中^[15]未见“廖师”，却可见“天主”“魂灵”“地狱”等词汇，恰与《葡汉辞典》中的基督教词汇是相一致的。

四 《辞典》中的方言词汇

杨福绵（2001:134）认为：“分析不同拼写我们可以十分有把握地推论，利玛窦最初的汉语教师是广东人或福建人。在他们当中至少有一人说客家话，另一个人说福建话（可能是厦门话）。无论如何，我们可以说，罗明坚和利玛窦早期教师的母语不是北方官话里的北京话。”杨文是先将《辞典》中若干单字的西文注音析出，梳理出声韵系统（《辞典》只注音，未标调），经各方言之间的语音比较得出如上结论。

上文由“廖师”一词引出《辞典》的译者很可能有着闽语的母语背景，这一点与杨文结论并不相悖。通过深入考察词典的其他汉语条目所属方言的情况，我们对《辞典》作者的方言身份提出更为具体的看法。据查阅1999年版《汉语方言大词典》（徐宝华、宫田一郎主编，中华书局）及2006年版《闽南方言大词典》（周长楫主编，福建人民出版社），在《葡汉辞典》全部中文条目中，确有一些词汇既属闽语又属客话、粤语、官话或其他方言，且有为数不少的词汇仅属闽语，而较少有词汇仅属客话或粤语。这一点是十分奇特的。例如：

（一）仅属闽语的词汇：

- 鬼面〈名词〉鬼脸 ①闽语
- 有影〈形容词〉（药）灵；效果好 ①闽语
- 弃嫌〈动词〉嫌弃 ①闽语
- 法度〈名词〉办法 ①闽语
- 脚目〈名词〉踝骨 ①闽语
- 乌点〈名词〉突起的红色或黑色的痣 ①闽语
- 乌阴〈名词〉阴天；阴雨天 ①闽语
- 畏寒〈形容词〉比喻害臊；难为情 ①闽语
- 头人〈名词〉首领；领导人 ①闽语

煞尾〈名词〉小拇指（煞尾手仔）①闽语

所在〈名词〉地方①闽语

柴角（脚）〈名词〉小木块①闽语

艰计〈形容词〉困难；艰巨①闽语

角头〈名词〉角落①闽语

牛牢〈名词〉牛圈①闽语

（二）既属闽语又属客家话以外方言的词汇：

发性〈动词〉生气；恼怒；发脾气①江淮官话②赣语③
闽语

鞋拖〈名词〉拖鞋①吴语②闽语

（会做）生理〈名词〉生意；买卖①吴语②闽语

畏寒〈动词〉发冷①湘语②闽语

撂〈动词〉坠落①粤语②闽语

少少〈形容词〉一点儿①粤语②闽语

历日〈名词〉日历①中原官话②江淮官话③吴语④闽语

（三）既属闽语又属客家话或其他方言的词汇：

猪寮〈名词〉猪圈①客家话②闽语

有影〈形容词〉确实；真的①客家话②闽语

估〈名词〉谜语①客家话②闽语

古〈名词〉故事①西南官话②湘语③赣语④客家话⑤闽语

牛牯〈名词〉公牛①西南官话②吴语③湘语④赣语⑤客
话⑥粤语⑦闽语

人客〈名词〉客人①西南官话②徽语③吴语④湘语⑤赣
语⑥客家话⑦粤语⑧闽语

闹热〈形容词〉热闹①江淮官话②西南官话③徽语④吴
语⑤湘语⑥赣语⑦客家话⑧粤语⑨闽语

外母〈名词〉岳母；丈母①冀鲁官话②中原官话③兰银
官话④江淮官话⑤客家话⑥粤语⑦闽语

(四) 仅属客话或既属客话又属闽语以外方言的词汇:

发性〈动词〉赌气; 撒娇 ①客话

酒脚〈名词〉有沉淀的浊酒 ①吴语 ②赣语 ③客话

(五) 仅属粤语或既属粤语又属闽语以外方言的词汇:

正斗〈形容词〉好; 美 ①粤语

烧烟〈动词〉抽烟 ①西南官话 ②粤语

讲价〈动词〉①江淮官话 ②粤语

从以上词例可以看出,《辞典》中涉及方言的词汇,闽语词汇的覆盖面最广。从《辞典》收入的具有类型特征的短语来看,亦有典型的闽语词汇所组成的短语,如“坐所在、别所在、所在处、没有所在、没用所在、那个所在、甚么所在、什么所在、养病所在、宰猪牛所在、游耍所在、去别所在、卖肉所在、那个所在有荆棘、大便不艰计、小便不艰计”。《辞典》中也有“大过他、小过他、多过、近过他、强过他”这类比较式短语属粤语独有,但仅此一类。《辞典》中的“好得紧、多得紧、要财得紧、贵得紧、惊得紧”类比较句,“把他食、把草他食、说把众人、把功夫、把辛苦、把愁事、不把进来、把他焦躁”类把字句,“打扇的、把门的、看牛的、贩牛的、弹琴的、买办的、借来的、印书的、会占卜的、晓天文的、卖面包的”类的字结构等则属明代各种官话里通用的语法结构。

由此我们可大致推断,辅助罗明坚、利玛窦完成词典汉译工作的中国人,或为罗、利二人雇来的通事,或同为他们的汉语教师,其母语为闽语进而闽南语的可能性最大,而其母语为客话或粤语的可能性较小。至于《辞典》中少量的粤语及客话词语,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思考,《辞典》编者的母语虽为闽语,但生活在通行粤语及客话的南粤地区,掌握一定的粤语及客话并不足为奇。再者,刘羨冰(1994)曾论证,由于福建人在外贸上十分活跃,16世纪从事远东贸易的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最早直接接触到的华人,不少是操闽南口音的华人,福建闽南人在中外交流中起了突出的作用。我们就此可以说,罗、利二人雇佣的通事很可能是通晓葡汉双语的闽南人,也很可能是从马尼拉来到澳门的福建人。

上文曾提及，罗明坚与利玛窦的初衷是编纂一本葡语与汉语官话对译的词典，但由于译者为非官话母语者，《辞典》的部分汉语词条呈现出显著的方言词汇特征。虽然译者尽可能在汉语方言口语词之前或之后列出一个或几个与之同义或近义的官话词语加以弥补，但从严格意义上讲，官话词典的质量打了折扣。

五 《辞典》中的官话词汇

杨福绵（2001）从音系的角度提出，《辞典》所记录的是以南京及其周围地区的方言为基础的南方官话。而我们通过梳理《辞典》中的方言词汇看到，《辞典》所记录的部分词条，具有显著的闽方言特征，或者说，《辞典》记录的是杂糅着闽粤地区方言的南粤官话。尽管如此，《葡汉辞典》作为官话词典的性质是不容否认的，其之于明代词汇研究的价值更不言而喻。

在《辞典》7000多个汉语条目中，短语最多，有三千多条；其次为复音词，近三千条；单音词最少，近千条；其余为少量三音词。在复音词中绝大多数为复合词，派生词只有百多个，加上三音词，以词缀“子”构成的派生词最为丰富，如：

仗子 狗子 狮子 仆子 猪子 汤子 女子
牛子 印子 色子 房子 花子 虱子 衫子
扇子 栗子 桃子 马子 盒子 贩子 帽子
厢子 枣子 椰子 矮子 裙子 蠢子 嫖子
厨子 樵子 燕子 锥子 鸭子 戏子 骗子
驴子 哑子 果子 豆子 丐子 结子 盖子
成家子 茆蒹子 浪荡子 纹银子 败家子 进家子

《辞典》中的复合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其中现代汉语普通话仍在使用的词汇，不必置以太多解释，《辞典》收入的复合词中这类词汇的数量占绝大多数，如：

夷人 判官 昆弟 长老 门生 俸禄 案卷

| | | | | | | |
|----|----|----|----|----|----|----|
| 婢女 | 嫡子 | 寿旦 | 总兵 | 笔直 | 空虚 | 顺从 |
| 慈悲 | 新鲜 | 烦恼 | 诚恳 | 惭愧 | 紧急 | 整齐 |
| 忧愁 | 聪慧 | 艰辛 | 蓝青 | 懒惰 | 骄傲 | 惊惶 |
| 善良 | 危险 | 困乏 | 太平 | 可惜 | 自在 | 美貌 |
| 容易 | 徒然 | 横行 | 饶舌 | 顽皮 | 好色 | 知心 |
| 得意 | 荣华 | 慌忙 | 笑话 | 臭虫 | 马甲 | 朝廷 |
| 残疾 | 寡妇 | 墓碑 | 对联 | 绵羊 | 经纪 | 象牙 |
| 顺风 | 银河 | 爱人 | 微笑 | | | |

以上举例的这些词汇，构成《葡汉辞典》所记录的词汇的主体，即晚明官话的基本词汇已与现代汉语普通话无异。换句话说，现代汉语普通话的词汇直接继承自明代官话词汇的说法是有据可依的。^{[2] (P29)}当然，我们最感兴趣也是《辞典》最有研究价值的部分，乃是在汉语历史词典、大型语料库中无迹可寻的那些词汇或表达式。据查阅《汉语大词典》（CD-ROM3.0 版，香港商务印书馆）、北京大学动态平衡语料库（CCL）以及 2008 年版《近代汉语大词典》（许少峰编，中华书局），《葡汉辞典》中的一些词汇，以上词典或语料库皆未有收入，有趣的是，我们能够利用词典自身的编纂特点为这些词语（以下称“未解词条”）做出合理的解释。

其一，可参考葡语的今译推断未解词条的语义，如：

| 葡语词条 | 葡语今译 | 未解词条 |
|-----------------|--------|--------|
| Enseuar | (涂油弄滑) | 搓牛油 |
| Almofaca s.f. | (铁丝擦) | 马爬 |
| Escalfador | (火锅) | 煮糖心 |
| Escornar | (以角刺触) | 斩角、钺角 |
| Espraiar | (潮退) | 乾出洲 |
| Penei ra | (筛箕) | 罗斗 |
| gota | (痛风) | 风症、羊儿病 |
| fermento | (酵母) | 酸面 |
| priuada latrina | (马桶) | 厕坑 |
| queiso | (乳酪) | 牛乳 |
| roncar | (打鼾) | 鼻雷 |

| | | |
|----------------------|---------|-----|
| voltear | (绕行) | 行索 |
| escumar | (撇去沫子) | 吊水泡 |
| Aleiyado da cousa | (身体有残缺) | 跣脚 |
| Celebro | (大脑) | 头髓 |
| Doente de gota coral | (癫痫) | 扬风病 |
| Leproso | (患麻风病的) | 生癞 |

其二，可从并列释义的词条推断未解词条（左边的词条）的语义，如：

| | | |
|------------|-----------|----------|
| 金赖 = 坚固 | 偷契家 = 窃婢 | 售人 = 冤家 |
| 化食 = 乞丐、花子 | 肌关油 = 膏 | 乱冗 = 喧哗 |
| 沛匠 = 洗衣服的 | 番蕉 = 无花果 | 还不鲁 = 尚未 |
| 煞尾 = 后头、结果 | 扯根菜 = 菠薐菜 | 眼照 = 眼镜 |
| 沿革 = 摊开草 | 泛言 = 谎言 | 背心 = 亏心 |
| 怕聆 = 弃嫌 | 固意 = 知道 | 尿碗 = 夜壶 |
| 头蓬 = 大帽 | 糊起 = 染病 | 比手面 = 比教 |
| 拆盗 = 断路贼 | 壁蛇 = 四脚蛇 | 白讨 = 光棍 |
| 叫街 = 告示 | 以定 = 恐怕 | |

《辞典》中还有一些词汇在当下的词典或语料库中给出的首例书证晚于明代，如“屠场”一词，在《汉语大词典》中的首例书证引自艾青《时代》诗；“面粉”一词的首例书证引自周而复《上海的早晨》；“口岸”一词的首例书证引自《儿女英雄传》；“地基”一词的首例书证引自《红楼梦》；“面包”一词的首例书证引自矛盾《青年的苦闷分析》。

六 结语

综上所述,学界归于罗明坚与利玛窦名下的《葡汉辞典》,其葡语部分乃抄录旧有葡语词典而得,中文翻译则由中国通事所为,而这位通事很可能是以闽南语为母语的福建人。《葡汉辞典》所收入的汉语词条,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明末通行于南粤地区的官话,其基本词汇已与现代汉语通用语词汇相差无几,词典中的闽方言、粤方言乃至客家方言词汇虽影响了这部词典作为官话词典的质量,但地方官话中杂糅地方方言这一特点正体现出明末各地区官话的本质特征。可以想见,明末通行于各地的官话的基本词汇应是共通的,由于南北东西地域之差,各地官话中杂糅着的方言口语也就不尽相同。另,《葡汉辞典》的词汇并未呈现出南京话即江淮官话的方言词汇特征,这一点或可为官话基础音研究者提供另一种思考的角度。明代官话问题的解明应从音系、词汇、语法及文字多管齐下,而《葡汉辞典》所能提供的这几个方面的材料仍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利用。

参考文献

- [1] 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2] 顾之川.明代汉语词汇研究 [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0.
- [3] 蒋冀骋.近代汉语词汇研究 [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1.
- [4] 卡萨齐,莎丽达.汉语流传欧洲史 [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1.
- [5] 刘羡冰.澳门开埠前后的语言状况与中外的语言沟通 [J].中国语文,1994 (1).
- [6] 麦耘,朱晓农.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 [J].语言科学,2012 (4).
- [7] 梅斯纳.第一部葡萄牙语—汉语双语辞典 [J].文化杂志,2003 (48).
- [8] 司徒.从“通事”到“翻译官”——论近代中外语言接触史上的主、被动角色转移 [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3).
- [9] 鲁国尧.明代官话及基础方言问题 [J].南京大学学报,1985 (4).
- [10] 宋黎明.神父的新装——利玛窦在中国(1582—1610) [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11] 王铭宇.“天主”词源考 [J]. 语文研究, 2012 (3) .
- [12] 魏若望.《葡汉辞典》序言 [Z]. 美国旧金山: 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等, 2001.
- [13] 杨福绵. 罗明坚和利玛窦的《葡汉辞典》(历史语言学导论) [Z]. 美国旧金山: 旧金山大学利玛窦中西文化研究所等, 2001.
- [14] 杨慧玲. 19 世纪汉英词典传统——马礼逊、卫三畏、翟理斯汉英词典的谱系研究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5] 张西平. 来华耶稣会士的第一篇汉文天主教作品 [J]. 或问, 2009 (17) .

(澳门 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A Study on the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by Michele Ruggieri and

Matteo Ricci

WANG Ming-yu

Abstract: The unpublished Portuguese-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ed by Ruggieri and Ricci was probably the first European-Chinese (Mandarin) bilingual dictionary. The basic vocabulary recorded in this dictionary belongs to the Mandarin dialects. However, we believe that a sizable number of words are borrowed from Southern dialects and the Chinese translator' s mother tongue should be the Fukien (Amoy) Dialect. This dictionary is a very rich source for the study of the Mandarin dialect of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Mandarin; interpreter; manuscript dictionary; Jesuits